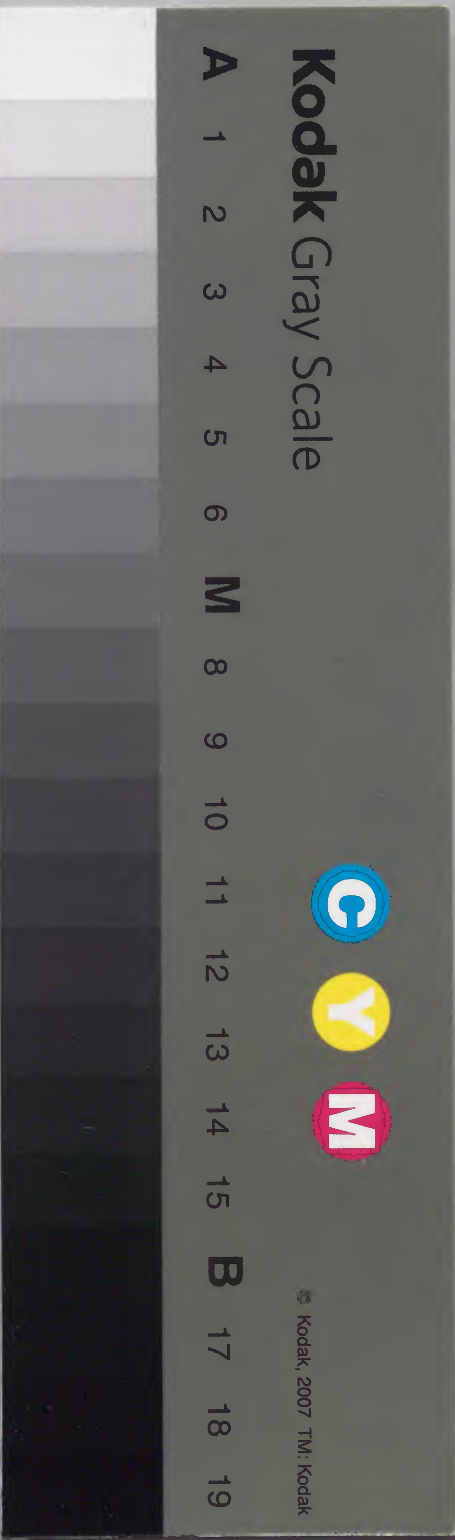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前編
自廿四
至廿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10)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四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辰 敬王三十有五年春魯侯會吳伐齊

左氏曰魯侯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郟○郟齊地

三月齊侯陽生卒

悼公在位四年遇弒

子壬嗣

是為簡公

左氏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胡氏曰按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

弒悼公以說于吳故吳子哭之

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弑而書卒不忍以夷狄而有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微矣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氏曰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胡氏曰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

於爭陳之日而切切以安民為言非季子不能

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救書而不進之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林氏曰此延州來季子不書諡不在季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也按延陵州來皆季札私邑故曰延州來季子蓋季札吳子壽夢少子也壽夢以魯襄公十二年卒至是七十有七年矣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訖是時年當十五六迄今蓋九十有餘歲矣

豈非夙慧

孔子自陳復至衛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五年 前編

論語曰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
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
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
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
苟而已矣又曰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
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
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
曰夫子不為也○前編曰按世家稱孔子自
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
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於其國
何邪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乎及考

孔子周游
之跡當以
此辨為正

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
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弑悼公之年孔子始自
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於衛也然猶至衛
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蓋思魯之狂士
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則主於歸魯也以
夫子門人如子夏子貢子羔之徒亦多衛人
孔子於魯為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
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召
之即歸矣經世於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於
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之謬而
孔子久速之
可於此見矣

丁巳三十有六年

齊簡公元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魯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六年

三

前編

借二子以激發季孫又借季孫以激二子不知不覺弄三強于掌股使之奮勇從事妙甚

詩書禮樂之彥一時並奏師中之績信文事之有武備也

左氏曰齊為郎故國書高無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其臣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空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

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戰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論語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六年 前編

五月魯侯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

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氏曰為郊戰故魯侯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至于贏戰于艾陵吳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吳子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初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吳子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

不沒于賄則神智清明此伍大夫之勝人處

此論甚正然心昏于貨即諫亦未必從也

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前編曰義理不明而血氣用事無有不敗者闔廬傷於樵李而死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之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可謂有復讐之志矣僅有夫椒之敗而遽受其平今又受其豢子胥之諫利害雖明而復讐之義不及也子胥能報父讐於宗國獨不能使其君報父讐國乎夫差舍復讐之義而好大喜功爭衡上國訖為讐所乘以斃爭衡者血氣用事也忘讐者義理不明也子胥雖諫而以是死夫差亦以是敗矣寧不為

後人之... 鑒哉...

秋滕隱公卒 在位七年

冬孔子自衛反魯

左氏曰魯人以幣召孔子... 曰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 孔子之於軍旅學之乎... 孔子曰我欲召之可乎... 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 公林以幣迎孔子... 問曰何為則民服... 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敬忠以勸如之何... 則忠舉善而教不能... 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 是奚其喪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 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偃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 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學如博文約禮而欲罷不能克已復禮而請

以一人衍
千古道脉
于無窮實

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情皆是也而夫子
 答哀公之問特舉不遷怒不貳過為言二事
 者固亦克己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蓋
 借是以諫悟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切其
 人之病哀公為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之
 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以曉諭之可謂
 切矣即顏子二事之功為哀公對病之藥惜
 哀公之不能繹且改也然今也則亡惜詞也
 未聞好學待詞也曾子宜可謂好學而夫子
 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之年最在諸弟子之
 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亦在夫子
 既歿之後也

孔子叙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說卦文

開闢未有
之事

言。

史記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
 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
 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觀
 殷夏所損益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
 太師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於禮
 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
 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
 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
 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子弟，蓋三千
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前編曰：按史
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
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成王之編
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
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
爲次第也。然或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
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
言衛宏作詩序，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出孔
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證詩序之僞矣。獨書
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秦誓且有僞書，何況
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
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不可謂非附會
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歿垂三

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
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經之訓而雜引
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
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爲齊魯諸儒次序附
會而作序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
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
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於夏殷之
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蓋記禮
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於禮之義理則
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蓋謂其制度文爲之詳
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而以聖人之
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
意，必欲得文獻以證成之，足則吾能證成其
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於從周而幽厲傷之

又終於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訖不得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於禮記之所傳者又多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至於詩則子王子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於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絃之濫在者槩以為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非也不然若孔子之誦詠如素絢棠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狸首鸞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於今之三百而孔子已放之鄭聲何以猶存而不削邪至於易象繫象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

金川熊南
沙先生著
易象指決
錄有云子
曰字乃後
世講師所
加其說亦
是

子之意而門人述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則亦非也象傳例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填塞之辭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知之也十翼莫粹於繫辭繫辭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荅問或中引子曰以為證或未引子曰以為斷子王子謂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之子曰何以或有或無或問或荅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邪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象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為夫子之全筆邪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明用切

三聖所作之外此自當為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夫子之言最為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迥與前章不同其於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間舉數爻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於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文言雜諸繫辭傳是為得之後之學者於禮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為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槩如此又當別為讀經者言

與

戊午三十有七年魯用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弗聽○穀梁氏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前編曰按魯自宣公初稅畝而田稅已倍作丘甲用田賦而兵賦又再倍矣左氏叙孔子之對似非盡聖人語今畧之

不知有先
公久矣故
舉以警慎
之而卒行
之無忌滿
越之危將
矣

魯孔鯉卒

通鑑綱目

卷三十四

周敬王三十有七年

一

前編

魯侯會吳于橐臯

橐臯吳地

左氏曰魯哀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魯大賢顏回卒

此大賢後大聖之類俱應從刪若不刪者則于其王其大夫亦

家語曰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三而卒○論語曰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又

隱書賢否矣春秋詎有此例

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又曰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又曰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亾未聞好學者也又曰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

請車亦門
人為臣之
意先賢有
辨

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金濂曰按或問朱子曰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曰鯉也死有棺無槨為夫子之設言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亦以此為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又按家語顏子卒當在敬王二十九年但孔子自陳蔡至葉乃在三十一年子西止昭王召孔子之辭猶有輔相有言如顏回之說則是顏子尚存也今據夫子之言次於鯉卒之後○前編曰按顏淵死顏路他無所請而至于請車夫子亦他無可與而至于拒之則顏路疑於干而夫子幾於吝然今考其時則顏淵之死且葬適當厄於陳蔡之後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有無夫

子既以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為顏子之槨彼一時此一時也貧富不同也雖然此猶可也孔門自顏子之外曾子卒傳聖人之道而顏子之歿已有喪予之歎後六七年反魯荅其君大夫之問獨稱顏子為好學然則曾子非邪蓋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當孔子對哀公時方年二十二耳逮夫子歿時曾子方年二十有七則一貫之傳其風悟不減於顏子暮年工夫殆或過之後之學者不考其時因未聞好學之說而遂不知曾子之學孟子稱誦其詩讀其書而必論其世蓋又欲考論其時以知言行之先後也此類是已

秋吳子會魯侯衛侯宋皇瑗于鄆鄆吳地

左氏曰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疾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詒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

借賄以通說之逕此賢者之權也

全是戰國策士口吻風氣之漸賢者固不免乎

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詒悅乃釋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悅其言從之固矣

已未三十有八年夏單子魯侯晉侯會吳子于黃

池吳子使駱來告勞於越入吳及越平黃池衛地

左氏曰夏魯哀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越子伐吳為二隊疇無餘謳陽

吳之國勢非小弱也三年之間伐會頻仍驕恣無忌雖微越將自傲况其疾在腹心耶

彌庸之報
仇也捷於
夫差矣復
戰而敗于
越則無餘
謳陽安知
非佯敗以
致餌越之
勝吳全在
智深勇沉
也

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
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
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
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
王子地助之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
子至王子地守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
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夫差
夫差惡其聞也自劉七人於幕下秋七月盟
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
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
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
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
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
恐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

景伯可謂
說士之雄

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
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
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
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
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誠為伯矣敝
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
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
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
止既而悔之囚景伯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
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何世有
職焉若不會宗祝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
而執其賤者何損焉太宰謠言於夫差曰無
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夫差
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太宰謠曰不

可於是歸。○吳越春秋曰：黃池之會，吳既長
 晉而還，未踰於黃池，越聞吳子久留未歸，乃
 悉士眾將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
 孫駱告勞于周曰：晉楚之不承供貢，辟遠兄
 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鉞，與
 楚昭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楚師敗績。今齊
 不賢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
 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
 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
 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於歲，遂緣江沂淮，
 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子。執
 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
 矣。子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
 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昨以增號謚。○

史記曰：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散。
 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天音泰下同。長
 上聲。肝古旦反。

秋九月孔子居魯魯哀公問政

孔子對語詳在
 論語中庸家語

庚申三十有九年春魯西狩獲麟

左氏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
 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
 後取之。○家語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採薪於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
 孫氏以為不祥，弃之郭外，使人告孔子。孔子
 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

襟曰吾道窮矣叔孫聞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孔子作春秋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記世家曰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有二公○史記又曰聞之董生撥亂世反

論春秋原委終以武庫為定案

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周之舊典禮經也曰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注記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

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刑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必改也。據公羊經止獲麟。麟鳳五臺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為感也。絕筆於獲麟者。所感而起。因所以為終也。○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

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夫子當周之末世。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悞。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

若以為非
有意則知
我罪我之
嘆為何而
發

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矣。○前編曰：春秋之書，夫子之所寓意，非夫子之有意也。太史公有意妄慕孔子，上自五帝迄于麟趾，作為史記，猶網羅遺聞，求十二諸侯譜以盡諸國世家，始末使夫子而有意於褒貶天下之諸侯大夫，以成天下之書，則必訪周室外史之藏，論史記舊聞，總諸國是非之故，不使其有所遺佚，止於一國之史也。今乃不然，獨因魯史修之，蓋夫子因見魯史書法非舊，是非失真，舉其大者，就加筆削，其

他比事而書國史之常，必不盡改而舊史之外，亦無增加。至於襄昭而後，國史未盡出，或事所未審，或人已共知，不待刪削，固不盡改也。杜氏所謂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記註多違舊章，蓋謂春秋藏於史官，人所不知，而又典禮非舊，自經夫子之手，則典禮著明，是非各得其所，學者傳之，於是天下亂臣賊子皆知所懼，後之有國者有所據，以為賞罰作史者有所守，以為是非姦雄者有所懼，而不敢肆。遂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驅獸同功，蓋聖人功化之妙，自如此。爾自漢以來言春秋者，一事一字而曲為之說，則又鑿矣。

夏四月齊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子我即陳
闕
盡逐焉又
之使自
國禍發必
克後漢唐
宦官之禍
俱類此

左氏曰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言於簡公曰陳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久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酒肉醉守囚者殺之而逃初陳豹爲子我臣與之言政悅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逆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陳逆舍於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帷出迎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陳逆殺侍人公與婦人飲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陳逆抽劍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豐

可並焉知
獨任之愈
子齊簡之
悔甚謬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闕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宋向魍入于曹以叛

左氏曰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未及魍先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魍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以君命召左師至公告之故對曰魍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魍欲入于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魍遂入曹以叛公使左師巢伐之亦入于曹取質魍不可曹人叛之魍奔衛向巢奔魯宋

賢

恒之鄉雅
正所謂同
惡相濟也
牛之適吳
不欲與離
同國耳吳
之惡之何
耶

公使止之。巢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自衛出奔，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卒於東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杜氏曰：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也。○論語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前編曰：按向魍之亂，司馬牛常以為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矣。而又直以無兄弟為憂。子夏以四海皆兄

弟之言廣之。胡氏病其意圓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人所招致，史所愛愍，然何以在宋留巢而不留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尚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所未至邪。此亦牛之尚有疚。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左師魍之兄向巢也。子車魍之弟。

六月齊陳恒弑其君壬

在位十四年遇弑

立其弟驁

是為

孔子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

論語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

十氣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子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于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前編曰弑君之賊人得討之夫子告老父矣而兩言從大夫之後則見在位大夫當如何也不敢不告猶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理不可泯而聖人職分不可不舉

有夫子之告雖不能手戮逆恒而恒已討矣

然兩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夫子蓋以自任也魯爲齊弱其來固久使魯之君臣授之以兵而委其責於夫子則夫子固處矣惜也夫子暮年有此一舉又不得爲而天下迄不得蒙聖人之力後世卒不見聖人有爲之畧深可歎哉

冬魯饑

論語曰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

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猶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烏知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辛酉 四十年 齊平公元年 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

呂氏曰國高天子之貳守也田恒作亂故無丕出奔元王五年犁丘之役無丕復見于傳蓋田氏尋復之也史記年表是年書齊自是稱田氏謂諸侯不復知有齊也自陳敬仲奔齊以陳字爲田氏○應劭曰田始食邑也

楚師伐吳及桐汭

鄭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呂氏曰鞅嘗納蒯賸于戚此師其爲蒯賸而舉焉

齊及魯平子服回如齊端木賜爲介齊歸魯侵

地

左氏曰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齊陳

醒人多少
痴心辭亦
工妙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權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
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
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
可乎子玉曰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
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陳成子館客曰
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
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
衛齊爲衛故伐晉因與衛地自濟以西襍媚
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蔽邑以亂齊因其
病取謹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
事君也則固所願也乃歸成

天象

熒惑守心

主德

史記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
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
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
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
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
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

壬戌 四十有一年春正月衛世子蒯瞶自戚入于

衛是爲 其子輒出犇魯衛侯使鄆肸來告

左氏曰衛孔圉取蒯瞶之姊生悝孔氏之豎
渾良夫長而美圉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
使之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
軒三歿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與太

通鑑綱目

卷二十一 周敬王四十四年

三十一

前編

首鼠倖生
者每藉口
以逃難吾
寧取仲氏
以勵節烈

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遂
入適伯姬氏既食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
人介與殺從之追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
登臺藥寧聞亂使告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
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
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問焉曰無入為也子路
曰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
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
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乎必舍孔叔
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
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
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孔悝立莊
公召獲奉輒奔魯瞞成褚師非出犇宋衛侯

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
適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
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
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
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
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衛侯飲孔悝酒
於平陽而行出奔宋○家語曰衛使者至曰
子路死焉夫子哭之於中庭有弔者而夫子
拜之已哭進使者而問故使
者曰醢之矣夫子遂令覆醢

夏四月巳丑大聖孔子卒于魯

左氏曰夏四月巳丑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
不弔不慈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斃斃

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氏曰。按是年四月十八乙丑無已丑。已丑五月十二日也。日月必有誤。魯襄二十二年生。至是七十三年也。○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為天下為千古故感至慨特為深

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病七日而沒。○孟子曰。昔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林氏曰。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一句公羊穀梁經是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左氏因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以下無復經矣。○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

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書。○皇覽曰冢去城一里。塋百畝。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前以甕甓為祠塋。方六尺。與地平。塋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柞枌維籬。安貴五味。覺檀之木不生。荆棘刺人之草。○劉恕曰包羲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祠冢苗裔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舍乎。

楚公孫勝殺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

寘于高麻。陳人侵楚。沈諸梁討勝。誅之。迎楚子

復位。

左氏曰。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建。請行而期焉。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建。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毋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蕃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好復言。

葉公能辨
信勇

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楚子。子西以袂掩面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曰。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

賢者之益
人國如是

與其從之
而受其制
寧不從而
死甚有見

兩者相寫
曲盡愛戴
之情然後
段即前翻
入更深更
妙

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以險徼幸者。其求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間為王。子間不可。劫以兵。子間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庄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楚子如高麻。召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楚子。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

通鑑綱目 卷二十四 周敬王四十四年 前編

石乞亦奇

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奔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予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寧子西子寬子期。」

衛侯逐太叔遺遺奔晉

左氏曰：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

弗去，懼害，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癸亥 四十有二年春，衛侯殺其嬖人渾良夫。

左氏曰：前年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子使王人輿豨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春，衛侯為虎幄於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杜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杜氏曰：三擧紫衣袒裘帶劍。

始食亦落成讌飲之意

兵 兵

三月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人各有能
有不能蠡
可謂能知

左氏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國語曰越子勾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用范蠡計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越子曰蠡為我守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也越子曰諾令大夫種守國與范

求詳于生
養之道足
以富強惜
其無遠天
之圖止于
快報復也
無此摩厲
不足激發
人心

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勾踐之地南至句無北至禦兒東至鄞西至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子令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饋也

周敬王四十年
前編

十年不收
於國蓋但
就勾踐與
其夫人之
衣食而云
耳其若若
養王若貢
吳必不能
神鬼輸也

無不歎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吳子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飢，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子曰：善。乃大戒師伐吳。吳子起師，軍于江北。越子軍于江南。越子乃中分其師以爲

兵

更出一奇
候其不知
所備

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子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從之，又大敗於沒。○呂氏曰：國語載此戰與圍吳相接，按左傳後四年，越乃圍吳，以大夫種始謀考之，必姑結成而退，至于再舉始圍吳也。○陳上聲句古侯反，赤米米之姦者，圓曰：困方曰鹿。

夏六月，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

通鑑綱目 卷三十四 周敬王四十有一年 前編

志父鞅所
更名

左氏曰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
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
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椽之
鞅圍衛齊國觀陳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
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
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
卜伐衛未卜
與齊戰乃還

秋七月楚滅陳殺湣公

陳滅于虔
復于平今
于復于楚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
既寧將取陳麥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
麥陳人禦之敗遂圍陳秋楚公孫朝帥師滅
陳○史記曰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

田恒以篡
有國謂之
報德可乎
史誤矣

公楚滅陳而有之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
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
得政於齊
卒為建國

冬十月晉復伐衛衛人出莊公與晉平晉立襄

公孫般師而還

瓜叶孤

左氏曰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
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
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貞卜其繇曰如
魚竄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
門塞竇乃自後踰冬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
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

裔焉言水
邊也

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鬣，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觀平喚反，虛去魚，反繇直，又反，窺敕，呈反，鬣，大計反，髮也，髮皮義反。

議亦快

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而歸

左氏曰：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齊侯魯侯盟于蒙

左氏曰：魯侯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甲

四十有三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左氏曰：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魍與太叔遺。

齊陳恒殺鮑氏晏氏及公族之强者，割齊安平

以東至瑯琊為封邑

史記曰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

秦悼公卒

在位十五年子嗣是為厲共公

乙丑 四十有四年

厲共公春越人侵楚

左氏曰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林氏曰誤吳謂越人以師侵楚使吳人不設備欲滅之也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呂氏曰報越之侵也三夷越之屬也言男女無君長也

王崩太子仁踐位

是為元王

魯叔青如京師

左氏曰魯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林氏曰按左氏敬王崩在是年世族譜云敬王四

按春秋獲麟之歲正哀公十四

通鑑綱目 卷之二十四 周敬王四十有三年

年則是歲
乃魯哀十
九年也諸
說何以不
破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四

十二年崩子元王十年春秋之傳終矣史記
周本紀及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二年崩
子元王仁立則敬王魯哀十八年崩也六國
年表起自元王及本紀皆云元王八年崩子
定王介立是魯哀之三十七年與杜預世族
譜為異又世本云魯哀二十年是定王介崩
子考王元立衆說
不同未詳其正也

吳伐楚

呂氏曰為越所驕也楚世家
書吳夫差強陵齊晉來伐楚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四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五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丙寅 元年春齊人魯人鄭人會于廩丘

左氏曰春齊人徵會于魯夏會于廩丘為鄭
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杜氏曰晉
公室
卑

吳人殺其公子慶忌

左氏曰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
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請歸平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五 周元王元年

前編

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呂氏曰慶忌以勇聞於諸侯世之言慶忌者多異當以左氏為正

冬十一月越圍吳

國語曰越子伐吳至于五湖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

兵法大要
不出于此

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間飢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宐為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宐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毅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始待之越子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呂氏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辭氣奇峻不類春秋時語意者戰國之初為管仲范蠡之學者潤色之然圍之三年以待其衰必蠡之謀也

晉定公卒

在位三十一年

子錯嗣

是為出公

古之立詞
晉師者類
皆韻語如
易象老氏
亦然今少
伯所云古
之善用兵
者必述成
語耳豈足
出後人潤
色

晉趙鞅卒立其次子無恤

史記曰先是趙簡子使尹鐸守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至是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前編曰國語載此事在鐵之戰前則在敬王二十七年之前也

蜀聘于秦

呂氏曰蜀見於牧誓地與秦接秦記書蜀人來賂賂即聘也聘必有幣秦用夷不能盡行聘禮故其國史凡聘皆謂之賂

蜀見牧誓又聘秦於厲共公之二年足破金乎通蜀之誤

晉荀瑤伐鄭取九邑

呂氏曰荀瑤即智伯也○通鑑曰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爲輔氏

其所謂賢從其勝人處諛之耳

丁卯二年 春晉趙無恤使楚隆如吳

左氏曰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

既不能救
之又烏用
知之

生憂謂不
待其死而
生今憂也
諱其失

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
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
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隆曰使吳王知之若
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於越
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
人莫不欣喜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子曰寡
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
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
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
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吳子拜稽首曰寡人不
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
簞珠使問趙孟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
之不得矣吳子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
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凡惡退無

謗言吳子曰宐哉○林氏曰史黯卽晉太史
蔡墨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史黯嘗曰不及四
十年越必有吳吳子感其言故問其人○趙
孟無恤也楚隆無恤家臣質如字盟信也

夏五月越人聘于魯又聘于齊

杜氏曰越既勝吳欲伯中國始遣使適
魯○史記年表齊平公七年越人始來

晉趙無恤滅代

史記曰襄子姊前爲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
除服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
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
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

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呂氏曰：代北狄之別也。世家曰：翟犬代之先也。其國在今蔚州。襄子聞新稚狗之勝，而能戒念伯魯之廢，而傳國於其子，可謂有君子之資矣。至於夏屋之役，行如虎狼，獨何歟？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模，遂以為臨大利，決大計，非用仁義之所也。悠悠千載，同陷一見，豈不哀哉。○前編曰：按代今蔚州二州之地也。夫結吳固簡子之盟，而考之世家，則取代亦簡子之志也。簡子託之夢帝，以賜代，託之寶符，而示無恤，以取代為是，立無恤也。無恤居喪，念簡子之志，為吳之圍而降。

食為代之利，而詐擊之，可謂能成父之志矣。然救吳善也，而以力不及辭之，滅代惡也，則盡心力而為焉，成其惡而不成其善，是安得為繼志之孝乎。○夏屋山名。

秋八月齊侯魯侯邾子盟于顧

左氏曰：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臯與蹈叶，書與憂叶。

戊辰 三年夏四月越人納邾子益於邾太子革奔

越

左氏曰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華奔越

冬十一月越滅吳

國語曰越師入吳夫差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勾踐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乃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卑禮愈尊勾踐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

詞氣不甚
索實羞爲
英概

可乎王姑勿許勾踐曰吾欲勿許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越敢不聽天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長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惟王所安以没王年夫差辭曰寡人禮先一飯君若不忘周室而爲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吾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夫差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乃縊越人以歸○前編曰自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今日日本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

通鑑綱目 卷二十五 周元王三年 前編

亡其支庶入海為倭也。○
甬句東越地海中洲也。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

區區於越
僻處南陽
尚能北會
齊晉彼六
朝南宋一
何不自強
也

世家曰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呂氏曰徐州即舒州也字

从人
音舒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胥命為伯

世家曰越子致貢王使人賜勾踐胥命為伯。○吳越春秋曰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命勾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

自引咎越
乃還軍

越子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

吳所侵宋地

霸王之稱
始此項王
襲之

世家曰勾踐已會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於宋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外紀曰越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子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楚子曰善起師從之越伯怒將擊楚文種曰我憊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

與楚。○前編曰按左史倚相見於楚靈之末歷平昭惠而今尚在是及見春秋以後也舊云左氏傳左丘明所作前儒非之謂左丘姓明名其人於夫子年輩為先此左氏非左丘明也文公疑左氏乃左史之氏意楚左史倚相之徒為之其信然乎

越范蠡去越越子殺其大夫文種

呂氏大事記曰按史記國語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反國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反至五湖辭於勾踐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勾踐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

少伯知幾非人所及

臣勞君辱臣死晉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勾踐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之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史記曰范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

巴巴四年夏六月晉荀瑶告伐齊

左氏曰智伯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智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異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智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犁丘齊師敗績智伯親禽顏庚○呂氏曰智伯賢於人者五犁丘之役見其三焉馬駭驅之親禽顏庚射御足力也拒長武子之辭巧文辯慧也決戰不卜強毅果敢也告于天子卜之守龜春秋之末猶如此

蔡成侯卒

在位十八年

子產嗣

是為聲侯

八月魯叔青如越越諸鞅聘魯

左氏曰魯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聘魯報叔青也

庚午五年

蔡聲侯元年

夏四月晉侯及魯越石伐齊取

廩丘

左氏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晉滅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鬱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
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越人執邾子以歸立公子何

左氏曰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林氏曰公子何太子革之弟也

魯侯以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荆爲太子

左氏曰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

得真此
評婦妾之
分不紊

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

魯侯朝于越

左氏曰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呂氏曰嚭亡吳者也勾踐不以爲首誅而又寵秩之其不終伯也宜哉○前編曰按史記吳世家越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今而左氏傳嚭復見於越爲魯納賂二書必有一誤當以左氏爲正勾踐謂欲赦吳而范蠡卒滅之然范蠡得西施也以色而勾踐之用宰嚭也以財與是又五伯之舉人也○適郢太子名

義渠聘于秦

辛未 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犇宋

左氏曰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奪司寇亥政使待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使三匠久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鞮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鞮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與公孫彌牟公文

兵

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郵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郵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請逐揮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遣諸其室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六月魯侯至自越

左氏曰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食言非直指郭重也喻三家也故有惡于大夫

壬申七年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會越人

宋人伐衛納衛侯輒不克納衛人立公子黜為

悼公

左氏曰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箴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犬敗掘褚師定子之墓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日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文子彌牟也

衛人使司徒期聘于越

左氏曰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伯越伯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衛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曰按有子曰本立而道生蒯瞶與輒皆非孝子故其所以爲國者顛錯妄謬事事足以取

無援至此
宜其終于
出也

亡或謂輒初在國未見過舉其於孔子不失公養之禮何其再入之多妄也是不然惡莫大於拒父其他小事則輒年齒尚少聽於孔叔而孔叔又聽於季子所以其惡未著耳

冬十月宋景公卒

在位四十八年

大尹立啓六卿逐啓

及大尹而立得

是爲昭公

左氏曰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傲乎冬十月公遊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

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病疾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莸使宣言於國曰大尹蠱惑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在唐孟皆歸授甲使狗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使國人施乎大尹大尹奉啓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王崩太子介踐位

是為貞定王

晉荀瑤城宅陽

呂氏大事記曰水經注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荀瑤城宅陽濟瀆之旁有故宅陽城也魏冉攻魏芒卯于北宅乃此地屬滎陽

癸酉



元年

昭公元年

大事記曰史記作定王介世本司馬貞索隱蘇氏古史並作貞王皇甫謐經世稽古錄竝作貞定王今姑從稽古錄紀年並列衆說以待知者

春越子使后庸聘于魯魯侯及越后庸盟于平

陽

既不能用
臨難思之
何益

左氏曰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邠田封于駘上十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貢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晉荀瑶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晉

師還

左氏曰智伯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與陳成于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歿焉以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

製雨衣也

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智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眾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之不亦難乎○

前編曰按陳恒智伯皆專國者其相遇如此
學者當考其得失成敗之故也○顏涿聚顏
庚也子思
國參也

魯侯出奔越

左氏曰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
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
君臣多間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
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
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
秋八月公如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
人施公孫
有山氏

有山即有
陘氏

魯哀公卒于有山氏

在位二十七年

魯人立公之子寧

是為悼公

史記曰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
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
於三桓之家○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於
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於有山而不歸
國未可信也○前編曰按魯昭公在外非不
久魯未嘗別立君也今立其子寧則是哀公
沒於外矣未及告立而沒於有山氏事容有
之夫不夢於位猶道死也雖謂之不沒於魯
亦可也經世書三桓作難弒其君
哀公蓋誅心之法不弒而實弒也

甲 二年 魯悼公元年

乙 三年 晉地震

丙 四年 燕獻公卒 在位二十八年 孝公立

越 莒執卒 勾踐在位三十一年 子鹿郢嗣 是為鹿與

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為莒執次鹿郢立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前編曰按左氏作適郢紀年作鹿郢史記作鼫與當以左氏紀年為正鹿與適語訛爾鼫與必其號猶勾踐號莒執也莒執越語如西域二合之音即華言德云

丁 丑 五年 魯孝公元年 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

左氏曰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株之門鄭人俘鄆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

戊 寅 六年 晉人楚人聘于秦

鄭聲公卒 在位三十八年 子易嗣 是為哀公

智伯陵人 襄子含忍 具見于兩 言中

天象

晉河絕于河扈

巳卯七年鄭哀公元年

邊備

庚辰八年秦輕阿旁

國勢

秦伐大荔取其王城

大事記曰大荔戎之別種也○徐廣曰今之臨晉也按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胸衍之戎○外紀曰是時義渠大荔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

壬午十年越鹿郢卒在位六年子不壽嗣是為盲姑

晉之六卿亡其二矣

癸未十有一年不壽元年

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

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出奔齊

史記曰晉四卿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為己邑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

齊侯奔

晉荀瑤滅夙繇

夙繇戰國策作公由

金牛之智祖此

大事記曰夙繇狄國也知伯欲攻夙由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由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今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為權

通鑑綱目

卷之五十五 周貞定王十有一年

六

前編

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繇亡，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

十有二年 晉出公卒于齊 在位十年 荀瑤立昭

公曾孫驕 是為哀公 而專其政

史記曰：晉出公怒知伯與趙韓魏分范中行地，告齊魯欲伐之，四卿恐遂反攻公，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其大父雍，昭公少子也。號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忌蚤死，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是時晉政皆決於知伯，哀公

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

蔡聲侯卒 在位十年 **子嗣** 是為元侯

晉荀瑤襲衛還，三卿宴于籃臺。

戰國策曰：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知伯乃止。○國語曰：還自衛，三卿宴于籃臺，知襄子戲韓

賢

惟不仁所以驕盈至此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九

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對曰：「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與難，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蝻蛾蠶蠹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南文子公孫彌牟也。」

天象

晉河水赤三日

秦伯帥師與綿諸戰

乙酉

十有三年

晉哀公元年

秦元侯元年

晉取秦武城

史記秦紀曰：晉取武城。○正義曰：武城在華州鄭縣東北。

齊平公卒

在位三十五年

子積嗣

是為宣公

陳成子卒，子盤代

世家自陳完至成子恆七世

大事記曰：成子陳恆也。春秋謂之陳。史記謂之田。蓋自春秋後遂稱田氏也。盤相齊宣公。宣公名年表作就，匝盤世本作斑。○前編曰：按陳故國田齊之封邑，陳未滅之前田氏猶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貞定王十有三年

九

前編

稱陳、陳既滅之後，田氏遂稱田，一國不再興。其意蓋削故國之號而圖齊也。荀瑤之譏，正中其腹心之疾，故成子無辭以對而言他。

丙戌

十有四年

宣公元年

晉荀瑤大治宮室

國語曰：知伯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艸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上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

當時襄子若亦與地則瑤將遂惟意所行平事机之來電煜烟紛段規任章有以待之矣

通鑑曰：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復，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狙於得地，必請於佗人，佗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貞定王十有四年

三

前編

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前編曰此下通鑑

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為共公哀公在位八年遇弒

丁亥十有五年晉荀瑶及韓魏圍晉陽

保障之利

於是三家始專有晉室

戊子十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反攻荀瑶

通鑑曰三家圍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滅之三分其地

通鑑曰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絳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絳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

絳疵善揣知人意顧何以事智伯而不知其貪愎之速亡也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眾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左氏曰趙襄子悲智伯遂喪之智伯貪而悛故韓魏反而喪之○通鑑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

誦其言烈烈如生讓真義士

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前編曰按豫子之忠壯矣然猶惜其出燕丹荆軻之計也智伯雖滅亡無後然知開知寬尚據邑未下也以豫子之勇相與殊死豈不足以興復智氏哉而顧死於刺客之靡邪邵子有言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既能成之何憚於死乎豫子可謂能死事而已然往古事情又難踰度若開寬二子不能相任不足與有為異時未必有成則反不若今日之死得矣○大事記曰段規謂韓康

段規所見者遠

賢

子曰分地必取成臯康子曰成臯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趙襄子行賞高其爲上晉陽之難唯共無功功臣皆怒襄子曰方晉陽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張孟談既困趙宗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悵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

孟談之高蹈其感于少伯而起者歟

社稷乎子何爲然對曰臣觀成事聞往古臣主之權均能美未之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乃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與晉三家

通使晉趙無恤使新稚狗伐狄

大事記曰按國語列子外紀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

賢

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前編曰外紀載於此年今從之

巳丑十有七年晉知開奔秦

大事記曰開荀瑤之族也荀氏自首以來或謂知氏按秦年表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國勢

庚寅十有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

大事記曰史失其名庶長秦官見於左傳魯襄公十一年秦紀則庶長弗忌當桓王二十

二年則秦有此官久矣秦楚變於夷狄不尊周禮故官名異於他國

衛悼公卒在位七年子弗嗣是為敬公

蔡元侯卒在位六年子齊嗣

辛卯十有九年敬公元年燕孝公卒在位十年載

嗣是為成公

壬辰二十年成公元年越育姑卒在位十年子翁嗣是為朱勾

越人迎女於秦

越始通秦

前編曰按此越子翁立而迎婚於秦也

癸巳 二十有一年 朱勾 晉知寬奔秦

大記事曰按秦年表晉大夫知寬率其邑人來奔知伯既滅六年而寬始奔秦或者守別邑而未下若燕將守聊城之類歟

甲午 二十有二年 楚子滅蔡 蔡侯齊出亡 齊在位四年而

亡 金爓曰按史記世家蔡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之裔武王克商封叔度於蔡監殷

除 陳蔡俱卒 滅于楚

除

丙申 二十有四年 楚滅杞

其地今蔡州上蔡縣是也至是楚滅之自叔度至齊凡二十六世歷六百七十六年

金爓曰按史記世家杞妣姓伯爵周武王克商求夏后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於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縣是也後遷都緣陵又遷于淳于至是楚惠滅之凡二十一世歷六百七十八年○蘇氏古史曰宋杞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于用夷無足言者管孔子學官名於郊

子、郊子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
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考於杞、歟、而國無君
子、不能自
列、悲夫、

國勢

楚與秦平、楚東侵地、至于泗、

史記曰、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丁酉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晉伐伊

洛陰戎、滅之、

外紀曰、秦伐義渠、虜其君、時晉韓虎、魏駒共滅伊洛陰戎、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

備邊

天象

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

戊戌二十有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年表失其月

秦厲共公卒、在位二十二年子嗣、是為躁公

巳亥二十有七年、秦躁公元年

庚子二十有八年、春、王崩、子去疾踐位、是為弟叔哀王

弒王自立、是為思王秋八月、王子嵬殺叔而自立、是為

王考

史記本紀曰貞定王崩子哀王去疾即位三月弟叔襲殺之自立五月少弟考王嵬攻叔殺之而自立

封弟揭於河南以續周公之職

大事記曰河南即邲鄘周武王克商遷九鼎周公相成王營以為都是為玉城又遷殷民於洛陽下都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於王城敬王時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玉城敬王與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稽古錄謂桓公為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

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之名推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殷民蓋在下都之地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

秦南鄭反

鄭名不一有桓公始封長安之鄭有新鄭有南鄭

大事記曰水經漢水東過南鄭縣南酈道元注者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按本紀秦惠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郡今躁

公之時已書南鄭反豈地之往來不常先嘗屬秦歟今屬與元府

辛丑 **周考王** 元年

壬寅 二年晉哀公卒 在位十八年 子抑嗣 是為幽公

天象 龍門河水赤三日

癸卯 三年 **幽公** 元年

辰 **四年** 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晉獨有絳曲沃

地

史記曰幽公之時韓虎趙無恤魏駒三家強盛晉君微弱反朝于韓趙魏三家晉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屬三晉

天象 丙午 六年夏六月秦雨雪

日有食之 年表失其日

丁未 七年燕成公卒 在位十六年 閔公立

天象 戊申 八年 **閔公** 元年 **彗星見** 年表失其月

己酉 九年楚惠王卒 在位五十七年 子中嗣 是為簡公

除

衛敬公卒子糾嗣是為昭公衛屬於晉韓趙魏三家

史記世家曰是時晉三家強盛衛如小侯反屬之

除

庚戌十年楚人滅莒

大事記曰按莒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也周武王克商封茲輿期于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已姓不知誰賜之姓也自輿期傳十一世而茲丕公始見於春秋共公庚與以下微弱不復見矣後四世至是為楚簡公所滅

魯悼公卒

在位二十五年子嘉嗣是為元公

禮記曰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母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前編曰按鄭氏曰生不能盡忠死又不能盡禮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鄭氏此言譏敬子不能企而及之也敬子其初為人如此曾子所以有遠暴慢鄙倍之戒與

辛亥十有一年元公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壬子十有二年秦躁公卒在位十四年弟立是為懷公

秦紀曰躁公卒弟懷公立懷公從晉來享國

通鑑綱目

卷之三十五 周考王十有二年

年

前編

天象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癸丑 十有三年 懷公元年 晉桃李冬實

寅 十有四年 晉侯魯侯會于楚丘

乙卯 十有五年 王崩太子午踐位 是為成烈王

衛公子亶弒其君昭公而自立 是為懷公昭公在位六年遇弒

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是為東周

大事記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至是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

周自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分為東西併空名亦無復存矣傷哉

三世益專所以別封其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非也東周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於洛陽而采邑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為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為西周矣○前編曰貞定王崩哀王立其弟思王弒哀王自立其弟考王又殺思王自立然少弟揭在焉使揭復迹其所為則考王殆未保也於是封之河南是分國以處之也而揭之子孫世執其政援立威烈之初又併封其少子於東以奉王為名於是東西二周分周亦猶三家之分魯矣考王固不得而

制之也。周室其時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而兄弟相殺以奪之，又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為君？而若此紛紛也，其未取滅亡幸哉。

丙辰 周威烈王元年 懷公 晉趙無恤卒 在位二十三年

以兄伯魯之孫浣為後 獻 徙治中牟 襄子之弟

嘉逐浣而自立於代 是為桓公

史記曰：襄子非有代，南并知氏，強於韓魏，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於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為太子。襄子卒，浣

國勢 賢

立是為獻子。獻子少即位，治中牟。○史記正義曰：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軒按：趙襄子初以受戒能習，獲嗣父後，其賢可知矣。尋生五子，乃為伯魯，之不立也。不立其子而立伯魯之孫浣為太子，其殆聞吳季子之風而興者乎？其賢又何如也！第當簡子置後時，未聞一讓其視季子，不能無歉耳。厥後襄子之弟嘉逐浣，自立於代，亡何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則天理人心報應不爽矣。嗟乎！當斯時也，人心率為勢利昏，甚至兄弟爭國，同氣相殘者衆矣。而襄子獨能傳位於兄之孫，即謂其賢，竝

襄子能讓國於兄之孫，獨不能為晉一正大分與韓魏偃然並

受晉君之朝也何居

季子也亦宐

秦庶長鼂弑其君懷公國人立其孫

是為靈公懷公在位

四年遇弑

大事記曰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早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居涇陽

鄭其公卒

在位二十年

子已嗣

是為幽公

然則韓亦姬姓也魏亦姬也邈

晉韓虎卒子啓章代

為武子

其淵源同出于周周之食福遐矣

金履祥曰按左傳杜氏注國語曲沃桓叔生韓萬自韓萬傳至虎凡九世康子卒啓章嗣

晉魏駒卒子斯代

為文侯

前編曰按魏世家畢公高之苗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賜邑于魏為大夫自萬至桓子駒凡八世

丁巳二年

秦靈公元年

晉趙嘉卒國人殺其子迎

浣復位

史記曰桓子逐獻子而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威烈王二年

前編

前編

獻子立之

戊午 三年晉韓啓章伐鄭殺幽公在位二年鄭人立其

弟駘是為繻公

巳未 四年鄭繻公秦作上下時

此時已儼然帝制矣

大事記曰秦靈公作上下時於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

辛酉 六年盜殺晉幽公在位十年魏斯誅作亂者而

立幽公之子止是為烈公

大事記曰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年表書魏誅晉幽公蓋有脫字皇極經世作魏文侯殺晉幽公因年表之誤也○外紀云威烈王四年晉幽公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

壬戌 七年晉魏斯城少梁韓啓章都平陽

趙浣城泫氏

大事記曰按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趙獻子城泫氏少梁故城在

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
泫氏今泫州高平縣

癸亥 八年秦人與晉魏氏戰于少梁

秦滅鄰

大事記曰鄰少皞氏之後也嬴姓國在東海郡今海州方春秋時大皞之後猶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存而少皞之祀莒鄰實司之至於戰國二皞之世獨任僅見於孟子之書而已此滅文仲所以發不祀忽諸之歎也

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

秦城塹河瀨秦初以君主妻河

定以人禱
不知何說
而用人于
社君主妻
河遂貽禍
無窮秦獨
無西門豹
其人耶

史記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大事記曰以君甥妻河用諸河以求福也戒狄之俗也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鄴令鄴民苦為河伯取婦豹始禁之正與同時魏其秦鄰意者淦秦俗與

丑 十年晉趙氏城平邑

前編曰按水經注竹書紀年世家在十五年

國勢

丙寅 十有一年秦補龐城城籍姑

前編曰魏城少梁而秦塹河瀨蓋相備也至是又城籍姑籍姑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五里而少梁在韓城縣南三十二里蓋對壘也

衛公孫頽弒其君懷公在位十年而自立是為慎公頽敬

公之孫也

秦靈公卒在位十年國人廢其子立其季父是為簡公

大事記曰簡公懷公之子而昭子之弟也秦記曰簡公從晉來享國

時秦亦數有廢立之事而其強日甚殆亦世臣從中主持耳

齊田居思伐晉趙氏鄙圍平邑

丁卯 十有二年簡公元年中山武公初立

大事記曰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荀吳假道於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於傳蓋始於此及定公四年晉合諸侯於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則中山是時勢已漸強能為晉之輕重矣史記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與諸夏抗歟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而徐廣曰中山武公周定王之孫

典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威烈王十有二年

三

前編

西周桓公之子古史謂周衰已甚安能使子弟據中山乎其說是也或者徐廣徒聞中山姬姓遂傳會其世系歟

戊辰十有三年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前編曰按地理志云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

秦與晉戰于鄭下秦人敗績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禹績漸湮隄防之制始興矣

大事記曰春秋後河患見於史傳者始於此漢待詔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

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河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戰國之時河水潰圯隄岸如今歲所書者蓋亦無幾至於秦漢以後河始為世大患賈讓之論可謂究其本末矣○前編曰河壅龍門至底柱此西河東圯也其後東河轉而東南則河患始大

巳巳十有四年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

大事記曰世家作伐魯葛及安陵○史記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巴氏有安陽城今宋州縣西北四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晉魏斯使其子擊圍繁龐出其民

越朱勾卒在位三十八年子翳嗣

庚午十有五年越翳元年齊田白伐魯取一城年表作取都

辛未十有六年日有食之年表失其月

王命晉韓啓章趙浣伐齊入長城

天象

此効命為諸侯之漸

大事記曰按外紀王命趙韓伐齊入長城是時晉三家自通王室亦如列國特未賜命耳後漢志濟北國有長城至東海史記蘇代說燕君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在平陰

魯元公卒在位二十一年子顯嗣是為穆公

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

齊田盤卒子和代是為太公

禮記曰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問之對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

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哭諸縣氏○大事記曰和田太公也史記索隱曰按汲冢紀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歷年無幾所以世本及史記不得錄也

癸 一 壬 申 十有七年 魯侯尊禮孔伋

孟子曰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與我友又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

癸

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

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董仲舒曰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孟子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秦初令吏帶劍

創為三代 未有之制 豈非夷俗

大事記曰佩玉三代之制也。佩劍秦制也。秦與三代所尚之不同無他，觀其所佩而已矣。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

大事記曰臨晉按前漢地理志故大荔秦滅之更名臣瓚曰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元里失其地皆魏文侯伐秦所取築而守之也。秦孝公所謂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三晉攻奪我河西地此類是也。○史記正義曰臨晉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元里故城在同州登城縣界。

晉韓啓章卒子虔代

是為景侯

晉趙浣卒子籍代

是為烈侯

癸酉 十有八年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克之。

使其子擊守中山

通鑑曰文侯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璜召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外紀曰：文侯嘗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

賢

文侯亦勇于從善

爲國者義不容復顧家然忍于啜羹則太甚矣

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大事記曰按史記戰國策韓詩外傳古史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爲之羹羊啜之盡一杯中山知其恐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文侯愛少子擊使太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倉唐使於文侯以詩諷之文侯乃出擊封之中山而復太子擊○又曰文侯子武侯之世趙世家書與中山戰于房子是時蓋已復國其後與諸侯並稱王則其勢又強矣意者若鄭莊公克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所以能復興歟○前

編曰魏之攻中山也趙利已策其不能越趙而守之趙可以得地魏文侯亦豈不能察此故雖利其地以封其子亦必存中山以示趙而固子也此真時中山所以復興歟

秦輕洛城重泉

大事記曰洛城失其地重泉屬馮翊括地志云重泉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本紀書於七年○前編曰今按洛城蓋以上洛水爲名上雒漆沮也

齊田和伐魯取成

大事記曰淳于髡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質諸孟子

可以正淳
于之誤

皆非是當時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可得也況
得臣之乎以臺無餽之事觀之悅賢不能舉
又不能養無惑乎魯之削也穆公雖不能終
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
之廉強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於
強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
相之加也○前編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
魯君無民久矣孔子相魯亦季氏暫授之政
而尋自取之哀公既死於外而悼公之立反
卑於三家三十八年而至於元公元公之世
齊田正熾魯於是乎失莒失安陽又失都則
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後二
年而失邾則田氏之烈未戢也不知公儀子
為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公儀子諸賢所以

處之者何策然自失成之後又十五年而失
最而韓又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
有道矣又四年而敗齊于平陸又四年而為
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
入陽關則齊魯之勢其相為勝負者未為甚
削也然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餘年而
始亡則諸賢所與立者亦必有道矣不然則
以魯之弱一日不可存况於百六十年乎

秦初租禾

大事記曰秦不用周禮所謂初租禾者
變其國之舊制耳其增其損不可知也

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郤陽

餉
用田賦而
兵益租禾
而賦重誰
生厲階至
公為梗

大事記曰鄭蓋長安之鄭乃桓公所始封非新鄭也○史記正義曰雒漆沮水也洛陰城在水南郟陽洽水之北○括地志云郟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洛陰在同州西

楚簡公卒在位十四年子當嗣是為聲公

晉韓虔伐鄭取雍丘

史記曰雍丘今汴州縣是也古杞國

秦令百姓初帶劍

鄭城京

大事記曰備韓也○括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

戊甲十有九年聲公晉魏斯尊禮卜子夏田子

方段干木

通鑑曰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子擊出遭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擊必自多其下賢故子方致其怒以迪之

主德

賢者之有益于人國如是

擊乃謝之。○大事記曰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軾也。史記以子方為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蓋得其實。○呂氏春秋曰文侯過段干木之間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於是君請相之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國人皆喜居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敢攻

鄭人伐晉韓氏敗韓兵取負黍

大事記曰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今屬河南府

齊田和伐衛取毋丘

大事記曰毋音貫即古貫國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

齊侯鄭伯會于西城

齊宣公鄭繻公

晉魏斯以吳起為西河守西門豹為鄴令上地

守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著法經

與

通鑑綱目 卷三十五 周威烈王十有九年 前編

食子殺妻
以成功名
而人卒疑
之昧心以
求利無適
而可也

通鑑曰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為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大事記曰吳起事文侯為將拔秦五城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李悝為上地守下令曰人

兵

詳其製則
地無曠土
民無惰業
故富強甲
于六國

常平社倉
之法乃基
于李悝

有狐疑之訟今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今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文侯以鄴為憂。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按前漢晉志。杜佑通典。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上糴二。而舍一。下孰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上孰之所斂。而糴之。

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政。莫急於盜賊，故始於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今之名例律也。

丙 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爲相

通鑑曰：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

相士之法
也盡于此

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河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爲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克曰：子之言克於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對之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爲弟子。

齊宣公卒 在位四十二年 子貸嗣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

大事記曰史記世家年表皆書田會以廩丘反會非叛齊也叛田氏也

晉趙籍以公仲連為相

史記曰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則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適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

進

有為善之資而輔導無具終于不德者多矣良可惜也

不克君悅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內史賜連衣二襲

丁丑二十有二年

齊康公元年

宋昭公卒

在位六十五年子贖

由嗣

是為悼公

大事記曰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

戊寅二十有三年

宋悼公元年

九鼎震

天象

宋昭可謂英主

論涑水作
史之法甚
晰宜附通
鑑之前

前編曰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籙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為要也左氏終於趙魏韓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趙魏韓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伯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叙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為歷代史法之創始於續經為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為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之二十五

